

芙蓉笑江湖系列之

铁鹿游宫记

柳残阳著

---

## 内容提要

残缺门主以百花城主名义举办赛刀会，制造妻被夺、家破人亡的骗局，唆使被誉为天下第一刀的武侠楚云秋为自己报仇雪恨，妄图达到武林名门名派英雄豪杰和父子、兄弟骨肉自相残杀的卑劣目的；武林世家、扬州首富梅凌烟祸起萧墙，满门百口惨遭杀害，梅家后人梅恨天误入残缺门，嗜杀成癖，寻机报仇；命途多舛、遭遇悲惨的楚云秋、梅恨天东奔西走，饱尝艰辛，在武林高手指点和帮助之下，历经了无数次的恩与怨、爱与恨、拼搏与撕杀之后，终于弄清了血案真相。原来逍遙宫主、双凤门主曾为梅凌烟及残缺门主楚凌霄的红粉知己，感情纠葛颇深，不幸而铸成大错，悔恨不已；楚云秋、梅恨天乃为同父异母兄弟。从而武林前辈冰释前嫌，后辈亲密团结；残缺门主也阴谋败露，自取灭亡。

## 回 目

### 上册

|   |                    |             |
|---|--------------------|-------------|
| 一 | 赛刀会惊动武林<br>江山智进百花城 | ..... (1)   |
| 二 | 青衣人暗图杀仇<br>江山夜闯禁城内 | ..... (26)  |
| 三 | 小玉刀初露锋芒<br>金冠人阴施诡计 | ..... (55)  |
| 四 | 梅恨天还人情债<br>白衣客仗义援手 | ..... (74)  |
| 五 | 好心人竟遭暗算<br>救江山兄妹反目 | ..... (110) |
| 六 | 美姑娘情缠意绵<br>白衣人跟踪而至 | ..... (134) |
| 七 | 齐九皋义薄云天<br>双凤门公主叙情 | ..... (150) |

---

|    |                     |             |
|----|---------------------|-------------|
| 八  | 归元寺拜访老僧<br>扬州第一楼掷金  | ..... (178) |
| 九  | 公子情感雪姑娘<br>江山夜救有情人  | ..... (201) |
| 十  | 闹扬州逼出八怪<br>乐八爷招供实情  | ..... (221) |
| 十一 | 夜入凶宅遇黄君<br>残垣断壁钗头凤  | ..... (244) |
| 十二 | 史祠外公主失踪<br>爱黄君恨天施暴  | ..... (270) |
| 十三 | 楚云秋掌退黑衣<br>骗仙莫言巧答疑  | ..... (303) |
| 十四 | 枯井寻找到残废人<br>江山二赴百花城 | ..... (322) |
| 十五 | 萧栖梧追觅江山<br>美姑娘谈笑退敌  | ..... (344) |

---

---

## 下册

- |     |                    |       |       |
|-----|--------------------|-------|-------|
| 十六  | 楚云秋身陷石室<br>得画像逃离魔窟 | ..... | (369) |
| 十七  | 逍遙宮禮遇江山<br>拔針救醒薛空群 | ..... | (396) |
| 十八  | 左手刀嗜殺成癖<br>黃君怜憫梅恨天 | ..... | (428) |
| 十九  | 梅恨天大意中毒<br>柳不凡恩將仇報 | ..... | (447) |
| 二十  | 傅公子赴約救姐<br>楚雲秋援手相助 | ..... | (474) |
| 二十一 | 傅天翔回心轉意<br>命愛女追隨江山 | ..... | (486) |
| 二十二 | 尋黃君發現車馬<br>大俠力戰雙鳳門 | ..... | (508) |
| 二十三 | 水榭前宮主傷情<br>小玉刀快解尸毒 | ..... | (527) |

---

|     |                    |             |
|-----|--------------------|-------------|
| 二十四 | 梅恨天道明身世<br>二老智夺残废人 | ..... (560) |
| 二十五 | 柳不凡恶意离间<br>秦含烟痛说原委 | ..... (589) |
| 二十六 | 梅恨天旧病复发<br>楚云秋再问门主 | ..... (612) |
| 二十七 | 解谜团故乡寻父<br>义母子本是骨肉 | ..... (632) |
| 二十八 | 老姐妹冰释前嫌<br>残废人惨遭毒手 | ..... (653) |
| 二十九 | 梅恨天大打出手<br>众人前兄弟相认 | ..... (679) |
| 三十  | 为除魔武林团结<br>残缺门自取灭亡 | ..... (701) |

---

---

## 赛刀会惊动武林 江山智进百花城

赛刀大会。

宗旨：选拔天下第一刀。

时间：五月五日正午。

地点：云梦“百花城”。

资格：武林中人，年岁不限，凡参加赛刀会者，必须携刀一把，形式不拘。出家人及妇女谢绝参加。

奖赏：五月五日正午，由本城礼聘名家品选，膺选天下第一刀者，本城四大名花任选其一，外加黄金万两，明珠千颗，“轩辕刀法”一页三招。

凡欲参加“赛刀会”者，务于五月五日正午以前莅临本城外城，过时不候。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贴这么一张，没出三天，轰动了天下武林。

云梦“百花城”，不知道起自何时，也不知道是何许人创建的，只知道当武林中人听说云梦有这么一座“百花城”时，“百花城”的名气已凌驾于诸大门派之上，震动了整个武林。

“百花城”的名气虽凌驾於诸大门派之上，但那只是

---

---

名气，武林中始终没人见过这座“百花城”，也没有人见过“百花城”的人，不知这座“百花城”是圆的是方的，也不知“百花城”的人是不是比普通人多长一只眼，或是少了一个鼻子。

自从武林中听说有这座“百花城”以来，已经有不少人嚷着要到“百花城”去看看，不知道他们去过没有，反正凡是说过这句话的人，从他说过那句话之后就跟石沉大海一样，在武林中失去了踪影。

渐渐的，没有人再提“百花城”了，“百花城”是存在于武林中人的心里。

尽管没有人去过“百花城”，可是有关“百花城”的传说却不少！

有人说，“百花城”是龙潭虎穴，人间地狱，去了就回不来，这似乎是实情，因为有很多嚷着要去“百花城”的人失踪了。

有人说，“百花城”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城主爱花成痴，城里遍植奇花异草，每一种花都是人们从没见过的，嫣红姹紫，美不胜收。

尤其“百花城”的花是四季常开，终年芳泽浮动，十几里外都能闻得到。

诗人墨客常拿花比喻美人，事实上花跟美女是分不开的，“百花城”里有多少朵花，就有多少位千娇百媚、倾国倾城的美女，无一不是冰肌玉骨的人间绝色，谁去了谁就跟跌进了温柔乡似的，乐不思蜀，宁愿老死斯乡。

这似乎也是实情，因为有很多嚷着要去“百花城”看

---

看的人，永远失踪了。

于是乎“百花城”成了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带着恐怖色彩的神秘地方，一个带着绮丽色彩的神秘地方。

人是极好奇的，多少年来那股子要去“百花城”一探究竟的行动，一直被压制在心底，一直在极力的压制着这股跃跃欲试的行动，没有一个人能忘了这座“百花城”，他可能会忘了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但绝忘不了这座“百花城”！

现在“百花城”的大门突然敞开，为每一个人敞开了，凡是武林中人，只要带把刀，都能去。

出家人和妇女运气不好，像是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想蓄发还俗，或者另投胎也来不及了，他们免不了要咒骂这位神秘的“百花城”城主。

但有一种人感谢这位“百花城”城主，非常的感谢，因为“百花城”城主为他们带来了一笔不算小的财富——铁匠！

四大名花任选其一，黄金万两，明珠千颗，“轩辕刀法”一页三招，太诱人了，谁不去？

“百花城”本身就够诱人了，即使得不到这些，能去“百花城”看看也是好的！

“百花城”地方不小，地方小就容纳不下由四海、八荒来的这么多人！

事实上，“百花城”的确大，站在城前往两边看，那高高的城看不见尽头。

---

---

这座闻名已久、名气凌驾于诸大门派之上的“百花城”，门楼跟城墙都是一块块的大理石砌成的，里头是个什么样，由于围墙太高，挡住了视线，看不见，但就凭这一块块的大理石，那万两黄金配千颗明珠，对那位神秘的“百花城”城主来说，应该是九牛一毛！

如今，万里晴空，没有一片云，天空只有一轮火红般的太阳。“百花城”外人山人海。

人海里摆满了紫檀木的大方桌和长板凳，桌上铺的是大红桌巾，上头有茶水，有美酒，有点心，有水果，无一不精美，杯、盘、壶、箸，清一色的纯银打造。

紫檀木的大方桌、长板凳数目难计，这些个器具也数不过来有多少，吃喝尽请享用，但有一点，自己动手。

客人们没有一个不放心吃喝的，因为器具是纯银的，任何的毒也瞒不了银器，这也表示主人光明磊落！

这些人都是等着进城的，城门口有一道关卡，登记姓名、来历、外带审验资格，人太多了，只得耐心的等着。

人海里的众生相，有的坐在长板凳上，一个人握一杯茶，泰然安详，相当悠闲；有的抓住机会据席狂饮大嚼，头都顾不得抬；有的三言谈笑，意兴飞扬；有的没心情坐，站着等进城，尽管满头是汗，却忘了头顶有一轮火红般的太阳。

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有个把杯作牛饮的老头儿让酒呛住了，看来这一下呛得很厉害，一张瘦脸都涨红了，上半身趴在桌上一咳一抖，杯子没拿稳，一杯美酒泼了出去，殷红的酒液洒得邻座那位华服胖汉一身。

老头儿自己马上发觉，他不咳了，眼都直了，往桌上一放，转过身子从怀里掏出一条带着汗酸味儿发黑的汗巾就往那华服胖汉身上擦：“该死！该死！对不起，对不起……”

华服胖汉人和气，修养好，胖脸上永远堆着笑意：“不要紧！不要紧！我挨得这么近，难免，难免，这么大的太阳，一会儿就晒干了。”

他扶了瘦老头儿一把，站起来走开。

瘦老头儿打扮怪得很，这么热的天穿件破旧皮袄，已经到了该扔的份儿了，头上还扣了顶破毡帽，腰里扎条黑色的宽布带，上头别了一把木柄木鞘的刀，像把砍柴刀似的。

这当儿，他不好意思地咧嘴笑笑，抓起那杯酒来还要喝！

只听有人冷笑一声：“可碰上不花钱的了，人家这也是钱买来的，不会喝就少喝点儿，干嘛给人家这么糟蹋。”

瘦老头儿砰然一声把酒杯放在桌上了，瞪眼往话声传来处望去，说话的是个紫衣少年，腰间挂着一把金丝缠把，还镶着宝石，看上去相当华贵的刀，人长得相当俊逸，只可惜神情冷漠，煞气太重。

瘦老头儿本来是一脸怒气的，可是一见着紫衣少年，他脸上怒气马上没了，他冷冷说道：“原来是你呀，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他转回身来又坐了下去。

紫衣少年却一步跨过来，伸手抓在他肩上，冰冷地

---

---

说：“老东西，你怎么说？”

瘦老头儿坐着没动，偏着头冷冷翻了他一眼道：“轻点儿，扯破了我这件冬夏两用唯一的行头你赔不起，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呛着，我看一个人快死了。”

他往紫衣少年胸口看了一眼。

紫衣少年不由自主跟着低头往自己胸口看去，他近胸口处有拇指般大小一片红红的东西，赫然是血，他脸色大变，抬右手就要抽刀。

他手摸着了刀柄，可是刀却没抽出来，因为他两眼发直不动了！

旁边的人群里有人叫了起来：“血无痕，血无痕！”

瘦老头儿抬手轻轻一拨紫衣少年抓在他肩上的手，紫衣少年身躯微微一晃，砰然倒在地上了。

刹时，有的人避开了，有的人围了过来。

瘦老头儿像个没事人儿似的，抓起酒杯来喝了一口。

这口酒刚入口，一点紫芒迎面飞来，疾若迅雷奔电，瘦老头儿一惊低头，“当！”的一声，这点紫芒碰上了从他头顶劈下的一口刀，刀锋走偏，砰然一声砍在桌上，离瘦老头的身躯仅几寸，好险！

瘦老头儿的脸色一变，霍然转身，他眼前又是一个紫衣少年。

这个紫衣少年比躺在地上的那个紫衣少年年纪略长，长得很像，神色也一般地冷漠，砍在桌上那把刀就握在他手里。

瘦老头儿刚要说话，一眼瞥见这紫衣少年正胸口处

也有一片血渍，就在他看见这片血渍的同时，这紫衣少年身躯忽然软了，一晃也倒了下去。

瘦老头儿怔住了，他抬手摸了自己的胸口，还好，他没有摸着血渍。

他这么一摸，围观的人也忙低头往自己胸口望去。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冰冷的语声传过来：“血无痕在那儿，我找他好久了，闪开，让我会会他。”

围观的人群往两旁闪去，现出了一个缺口，一个满脸傲气的中年黑衣人，手抚刀柄走了过来。

这黑衣人脸色白渗渗的，长眉细目，顾盼生威。他全身带着一股冷意，似乎是从冰天雪地里来的，谁看了他一眼都会悸冷冷的打个寒颤。

只听有人脱口轻叫“‘霸刀’冷厉！”

“霸刀”冷厉听见了，但是他像没听见似的，白脸上又增添了三分傲气，森冷目光一凝，望着瘦老头儿道：“我当‘血无痕’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三头六臂人物，原来是个糟老头子，‘血无痕’我让你先拔刀。”

瘦老头儿定过了神，他看见“霸刀”冷厉站在面前，一双森冷的目光逼视着他，他不由一怔，道：“冷霸刀！”

冷厉道：“你认得我，那更好，快拔刀。”

瘦老头又复一怔，道：“拔刀，怎么回事？”

冷厉道：“‘血无痕’，你连拔刀的勇气都没有，你在众目睽睽之下连杀皇甫兄弟的那股子狠劲儿那里去了。”

瘦老头儿两眼一直，忙道：“冷霸刀，你弄错了，我不是‘血无痕’。”

---

冷厉那惨白的唇边泛起一丝森冷笑意，道：“我自有办法让你承认。”

没见他动，他腰间的刀已出了鞘，高高的扬起，从他刀上射出的寒芒像冷电，四观的人都不由悸冷冷的打个寒颤，往后退去。

只有一个人没动，这个人就坐在瘦老头儿对面，手里端着一杯茶，两眼正在凝视着怀里漂在水面上的两把茶叶梗，好似他不是坐在这儿。

这时候冷厉身上的冷意更浓了，从他身上透出来的那股冷意，几乎让那个人手里那杯热茶结冰。冷厉的刀跟他的人一样冷，冷得令人毛骨悚然。

冷厉的刀在武林中是出了名，快、狠、准，别人顶多占两样，他却三样都占全了，而且刀出鞘不见血不回，尤其他刀下从不留活口，所以他被称为“霸刀”！

就像这时候，方圆一丈里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感觉，不论你在这一丈方圆内什么地方，似乎都在冷厉那凛人的刀芒笼罩之下。

有人说冷厉的煞气是他那把舐了太多人血的刀给他的。

也有人说冷厉的煞气是天生的，他能把他的煞气渡到他那把刀上，因之他的刀比任何人的刀都凛人。

冷厉眉宇间的煞气变浓了。

瘦老头儿口齿摇动了一下，却没说出话来，他腰间有刀，但他的手没摸刀把，他的右手握起了拳。

就在这时候，一个低沉话声划破了令人窒息的沉寂：

“把你的刀收回去吧，他不是‘血无痕’！”

说话的人就是那个坐在瘦老头儿对面，手里端着一杯茶的人，他两眼仍凝望着茶杯，连头也没抬一下。

这个人年纪不大，看样子只有二十多岁，长得很白净，很英挺，不算太俊，但看上去顺眼，让人心里舒服。

他身子显得有点瘦弱，一袭白但微微发黄的长衫，虽然任何人一看就知道穿了不少年，但洗得很干净。

其实他本人就是个干净人。看他捧着茶杯的一只手，修长、白皙，十指根根似玉。

除了眼前这个瘦老头儿外，他穿的不及今天来赛刀的任何一个人好，但是他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这却是今天来赛刀的任何一个人所没有的。

瘦老头儿想转过头去看这个人，但却没敢转过头去。

因为他要全神贯注冷厉那把刀上，他知道，冷厉的刀，一旦挥动，那就跟闪电没什么两样。

冷厉却毫无顾忌地侧过头去，冷然道：“你是谁？”

那人淡然地说：“我是我！”

冷厉的两道长眉耸动了一下：“报个名我听听！”

谁都知道冷厉不高兴了。

那个人似乎不知道，他仍是那么平静，道：“江山”。

冷厉唇边浮起一丝轻蔑的笑意：“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血无痕’？”

事实上难怪冷厉轻视他，谁也没听说过江山这个名字，连瘦老头儿也包括在内。

江山仰头，把那杯茶喝干了，道：“因为我看见‘血无

---

---

痕’了！”

丈余外围观的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

一点极其轻淡的红光向着少年飞了过来，它本是鲜红的，它所以颜色会变轻淡，是因为它速度太快，快得几乎让人看不见，连“霸刀”冷厉都没看见。

不知道江山看见了没有，他有意无意地把那只空茶杯翻动了一下，杯口朝外，那点极其轻淡的红光投进那只空茶杯里。

只听冷厉说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现在在哪儿，指给我看。”

江山道：“我为什么要指给你看！”

冷厉道：“因为我找他很久了，我要会会他。”

江山道：“那是你的事，我没有义务帮你这个忙，你自己去找他，总有一天你会找到他的，也说不定他很快就会找上你了。”

冷厉的唇边又现出森冷的微笑，道：“好话，总而言之一句话，你是不让我碰这老头儿。”

江山道：“你找的是‘血无痕’，他不是‘血无痕’！”

冷厉唇边那森冷的笑意更浓了，道：“我从没相信过人，今天就相信你，可是你是知道的，我的刀既出鞘，不见血不回！”

江山道：“那容易！”

他一扬茶杯，一点红光射在冷厉高高扬起的那把刀上，那是鲜血，在冷厉的刀刃上滑了一下，很快地流了下来。

冷厉脸色为之一变。

围观的人脸色也都为之一变。

他们的想法跟冷厉一样，用东西去碰一把扬起的刀不是难事，凡是会打暗器的人都做得到。

但是用东西去碰冷厉的刀，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因为冷厉的刀是以快出名的，他的刀静止的时候和在动的时候没有两样，因为它随时可以动。

自从“霸刀”的名字在武林中响起以来，只有冷厉的刀去碰别的东西，让人以别的东西碰上，这还是头一次。

还有，这个自称江山的人，杯子里的鲜血是哪儿来的，莫非他就是那常闻其名，从未见过其人的“血无痕”！

围观的人眼儿睁大了。

冷厉的两眼也睁大了。

就在这时候，江山站起来道：“你的刀已经见了血，可以归鞘了！”

他转身走了。

谁都看见了，他身上没有带刀。

冷厉暴喝道：“站住！”

江山像没听见似的，仍然走他的。

冷厉两眼寒芒暴闪，刀挥了出去。

江山根本不知道，因为他脑后没有长眼。

瘦老头儿一咬牙，右拳便要击出。

可是突然间，冷厉好似被蛇咬了一口，脸色陡然一变，很快地就把刀归鞘，也转过身来，这是冷厉刀下唯一的活口。